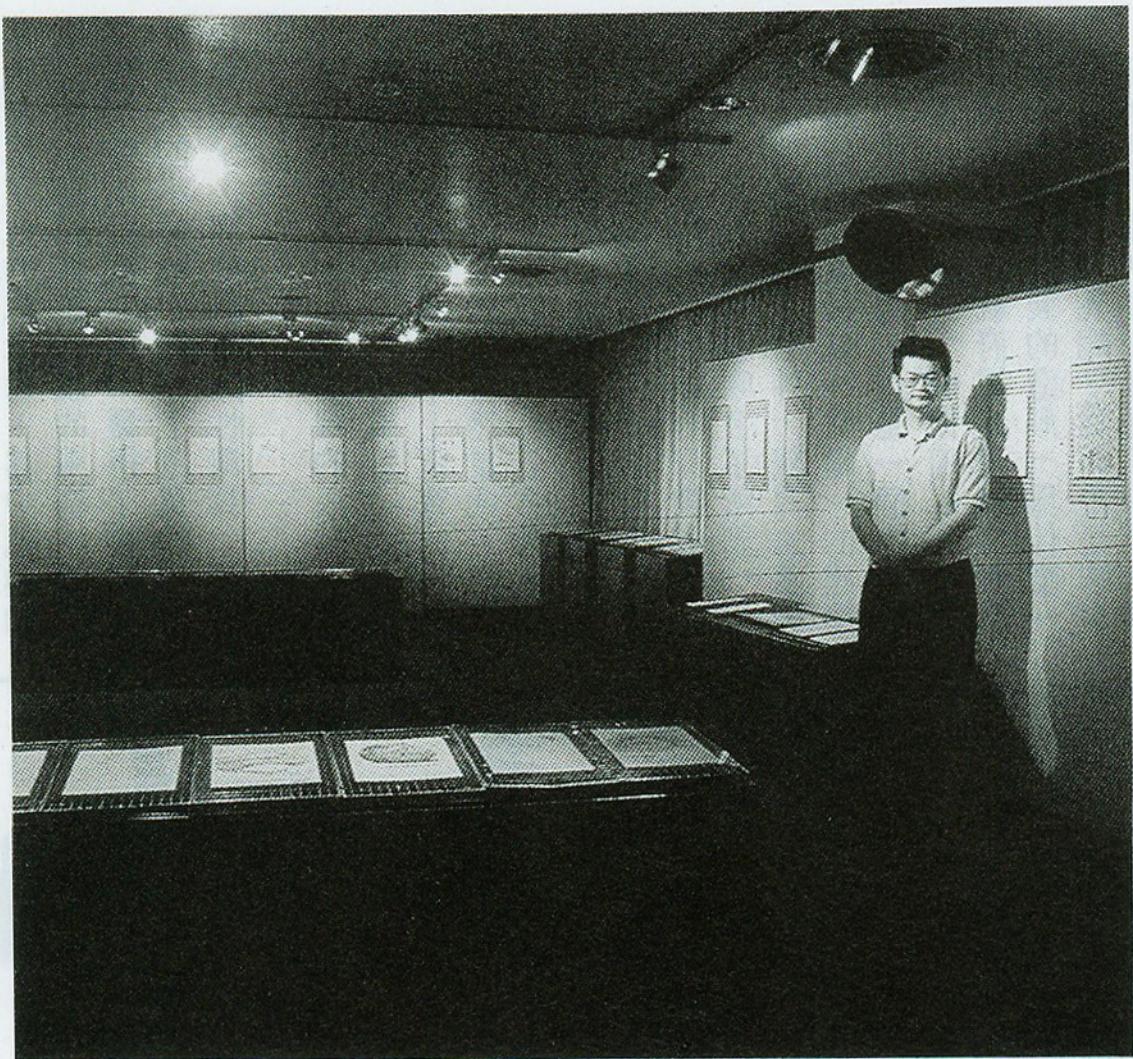


「偏航」的幽默

台灣的現代藝術家似乎幽默感越來越嚴重了。

當商業畫廊爲了「明天要更好」而鮮少推出現代藝術家的個展後，好像我們那些現代藝術家的幽默神經變得更靈活許多，有一種不再受畫廊「訂單」影響之下，就表現的意念和作品的形制上，亦流露出較不受拘束的「純真」，這種微微的變化對於一位外圍藝術愛好者而言，其實有一種很弔詭的感覺。畢竟，當藝術的原創越來越忠實的時候，它與商業的機能相對也就越隔越遠，尤其是在台灣現階段的藝術環境中，如此的現象恐怕一時很難有所突破。

以陳昇志這一回的個展來講，「偏航」這個題旨事實上是很有點玩世不恭的味道，但坦白說這個題目還真的頗貼合他這次作品的精神議題，那就是一種在個人制定的航道中航行的快感。嚴格講，陳昇志極用心在他這次的新作發表上，他以一種狀似隨意的



陳昇志與其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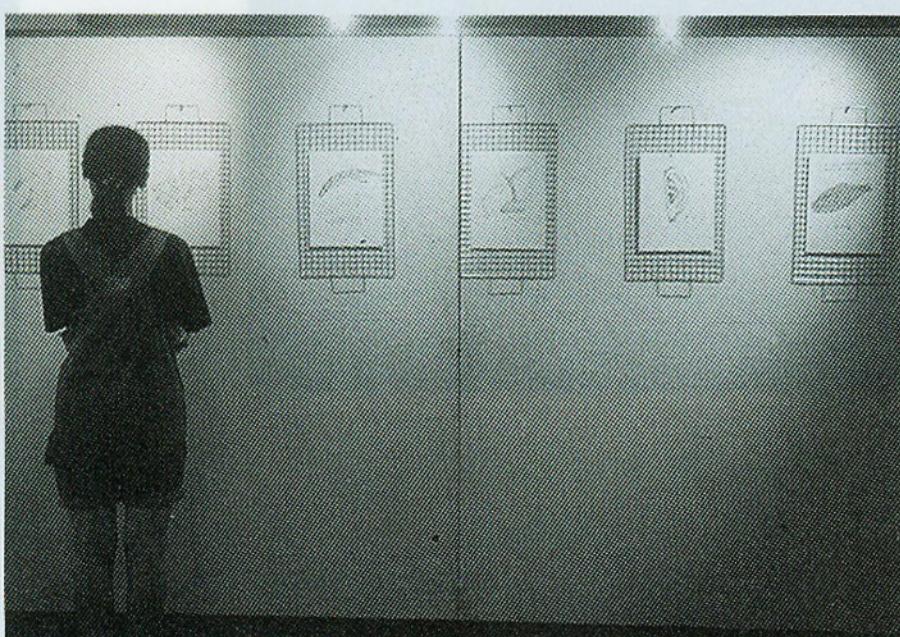
鄭乃銘

態度，傳達自己處處講究的心情。舉個例子講，他這次的作品全都是素描手稿，照理這種手稿性的素描作品是那種較少示人，屬於藝術家較私密性的創作圖錄日記，如果要展示且要惹人注意，那麼基本的前提是要這位藝術家夠炫，夠具地位，否則充其量只是個「參考資料」。首先，陳昇志就開始偏離航道以他個人語法來轉譯傳統，而這一小環節倒還不是值得特書之處，頗富趣味化的地方是在他處理這些素描手稿裝裱方式。因為是手稿，所以他也不想要讓它擁有太粉飾性華麗外衣，他沒有選擇美麗的外框，甚至連個簡單的黑框他也捨棄，他找來了有點像是可以當烤肉用的鐵網，將一張張素描固定在鐵網上，那種感覺既有一種燒烤（昇華）自己藝術創作的概念，同時也又有一點貼合貧窮藝術的想法，在一種處處彰顯簡陋和無華的情況下，他讓藝術還原到最最初地位——赤裸、無掩飾和可能有的瑕疪。這種表面上隨性但骨子裡卻萬分嚴厲的做法，儘管處在一個不是很適合展出他作品的場地，但卻仍是顯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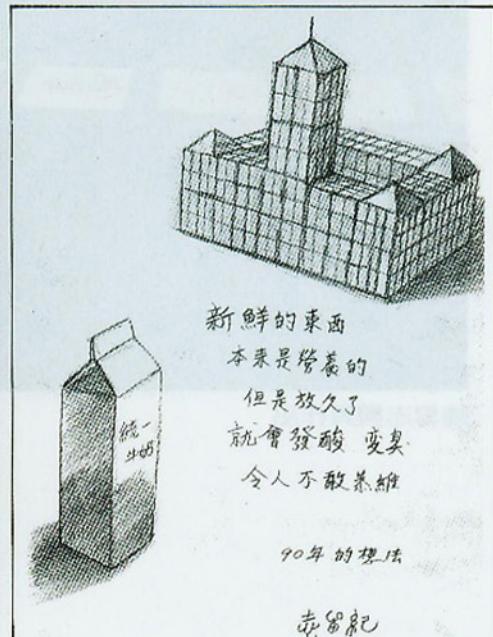
陳昇志在他的素描作品中，竭盡所

能地發揮了他的想像力，其中逗趣的成分遠超過較傳統八股的風格。他從范寬《谿山行旅》圖中獲得了靈感，從男人的小便池中解放了范寬的《谿山行旅》，個中的對比性深具「笑果」。

他個人發現，小便池裡的尿垢，往往很容易展現另一種「風景」；尤其是在久了之後。而基本上范寬的《谿山行旅》圖講的就是自然景致，當這種天然的景致遇上這種人工的風景時，兩者間的對立性亦是不言即喻。如果轉換一個角度來看，小便池上的尿垢是來自人類，而它並非只隸屬於某個人，如此的話不也吻合了所謂「旅行」這種精神嗎？另外，陳昇志拿總統府這個意味著權威（威權）的建築象徵作為反制酵母，也是一個極有趣味的賣點。在一系列「總統府」作品中，陳昇志就讓總統府這座建築物變換成統一牛乳紙盒裝的造形（為什麼一定要說是統一牛乳呢？為何不是味全、雀巢呢？個中的緣由很容易猜得出来），變成浴缸、BVD內衣、棉被……，甚至還畫了位男人每天晚上九點鐘面對著總統府自慰，整個創作的思考中心是徹底顛覆一般對總統府威



陳昇志個展現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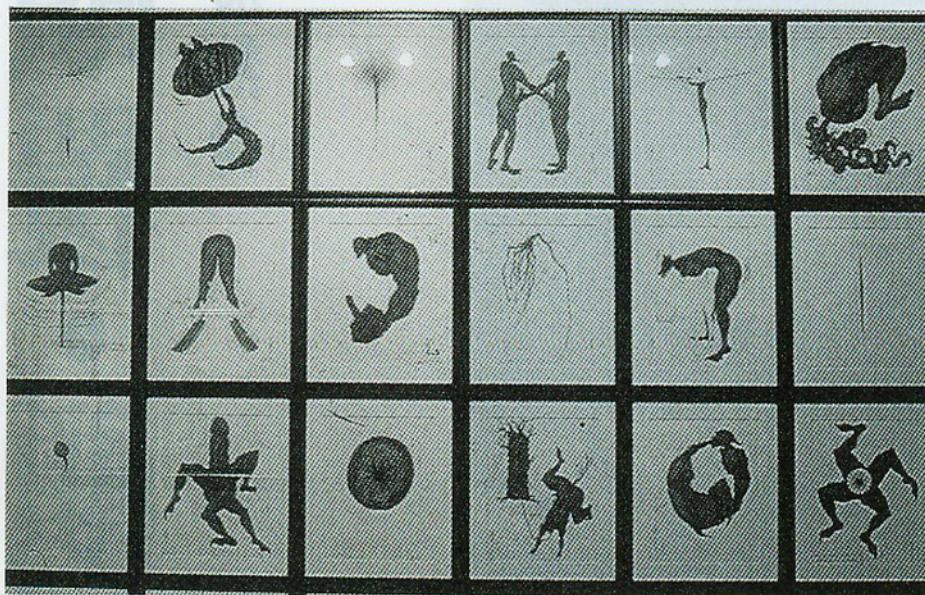
陳昇志 總統府系列

權觀念，他將一些生活中的設想轉接到以總統府這個建築物為中心的圖案延展性上，建築物的本體與設想的生活事物彼此銜接得極為流暢，使得眼前的自想性變得格外有可能性。

提到了威權，同樣也教人想起姚瑞中這回的「反攻大陸行動序篇、入伍篇」一個展。表面上，姚瑞中的作品雖也有嘲諷趣味在裡面，但比較上就沒有那麼純然為嘲諷而嘲諷，多數的心情還是較為深沈的。他以自己為例子，入伍去體認這所謂反攻大陸的心念到底在哪兒？同時也再一次思考，到底生在台灣的現代年輕人對反攻大陸看法是如何？

姚瑞中在作品的形現方面係以行動序篇及入伍篇來作主軸，他首先以垂釣這個生活行為來發揮，一位獨自垂釣的男人，竟然是坐在一個金色馬桶上，一隻手拿著釣竿，另一隻手則握著自己的陽具，而釣竿延伸出去落腳處竟綁著一個小金人，只是這小金人根本接觸不了地面（水面），而姚瑞中在處理這個水面的部分，係採取一個如浴缸般的器皿，且又在這器皿的四隻腳裝上了螺旋轉葉，整件裝置藝術其實很明白地點出對這所謂歷史任

務的空泛性。例如：金色的馬桶是一種佔著茅坑不拉屎的意味；緊抓著陽具則是對權力的一種依賴；小金人指的其實就是台灣對外關係素來講究多金主義，至於可以移動的器皿則是引喻領土本身諸多變數，而作品處處流露的虛空和不定性，其實也說明了一位現代藝術家，在長期面對反攻大陸這個口號之餘，所「自學」到的一些



姚瑞中 行動入伍篇之菊花寶典 1996

心得。

而懸浮在空中的這個精神議題，始終貫穿姚瑞中的其他作品。在另一半作品中，姚瑞中運用螢光燈與洗衣粉（他將洗衣粉鋪滿整個展覽空間地板上）來作為背景，而高高懸空的男人則在脖子上架著螺旋葉，同樣在強調著虛無空泛的論點，而螢光燈則隨著時間慢慢變得色彩瑰麗，將整個空間瀰漫在一股略帶頹廢的後現代美學中。另外，姚瑞中以素描為表現的反攻大陸入伍篇，則取了個叫「菊花寶典」的名稱，畫中的內容是軍中所見，也是個人所想，描寫出感官的物化和對環境壓抑的反抗，作品的張力其實還算不錯，只是台灣這幾年現代藝術家，描寫這類純感官慾性的題材實在已經多的有點了無創意，因此感覺倒沒有他在陳述歷史課題上的有延展空間。

兩位藝術家在個人創作的契機中，皆呈現了相當謹而不戲的心態。只是這樣的創作除了有自己的觀視點外，作品本身的表現語法也應該做較成熟的思想面，不要讓作品過度流於遊戲之作，如此才有可能使得作品的閱讀空間可以伸展得更開。